

21世纪最受青少年喜爱的小小说读本



今冬，飘着春雨

熊延玲 /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21世纪最受青少年喜爱的小小说读本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今冬，飘着春雨

熊延玲 /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今冬, 飘着春雨 / 熊延玲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2. 11

(21世纪最受青少年喜爱的小小说读本)

ISBN 978-7-5468-0429-3

I. ①今… II. ①熊…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78798号

今冬, 飘着春雨

(21世纪最受青少年喜爱的小小说读本)

熊延玲 著

策 划: 张海君

责任编辑: 江少敏

封面设计: 晴晨工作室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邮箱: dhwy@duzhe.cn

本社博客 (新浪): <http://blog.sina.com.cn/dunhuangwy>

本社微博 (新浪): <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8773084 (编辑部) 0931-8773235 (发行部)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00 千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978-7-5468-0429-3

定价: 25.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序言

梦想的翅膀

褚进龙

几年前，在与安徽文友们的聚会中，听说过熊延玲的名字，之后又有一些文友不断提及，便引起我对这位安徽籍女作家的关注。那时还没看过她的作品，关注她的原因一是因为安徽成名的女性小小说作家较少，二是她和我都是六安人，她在金寨，我在霍山，有着一剪不断的老乡情结。当时，只知道她还在江苏打工，一边教书一边写小小说，非常勤奋，出道不久便脱颖而出，发表了数量不少的小小说作品，圈子里很有些名气了。

认识熊延玲是在小小说作家网上，几次交流过后，她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对文学非常执著的女性，同时，她还是一个做事非常认真的人。这也是我后来极力推荐她担任安徽版版主的缘由。2008年的全国新秀赛，应该说是小小说作家网开展这项比赛以来，竞争最为激烈的一次赛事，高手云集，佳作频出，说是新秀赛，但参加的小小说作者很多都是写了十几年的作家了，不乏名家高手，上千篇作品在赛事中被淘汰了，安徽仅有三部作品冲进了80强，其中之一就是熊延玲的《黄梅梦》。从那时起，我读到了她的作品，也真正从一个文友的角度认识了她。

在与熊延玲的交往过程中，让我最感动的是她对文学的执著精神，和对小小说这种文体的痴迷。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在不断地挑战着社会底线，在文学已经被边缘化的今天，我们坚守纯真，守望艺术，真的需要付出很大很大的勇气，有时甚至还要做出很大很多的牺牲。能将文学这条路走了近十年，她应该是女性中的杰出者，在她的作品里，我们不难看出她对纯真和艺术的向往。《黄梅梦》或许就是她表达



对生活的美好期待的一部作品。文中的母亲一生坚守黄梅梦，在人生的磨砺中把自己的梦不断地注入生活，甚至让自己的女儿延续这种近乎痴迷、荒诞的梦想，并在现实中践行，这种碰撞在不断地叩击着我们的的心灵，看似一段往事情感的埋伏，其实在母亲的意识里，是对一份纯真的坚守，是对美好生活的不离不弃的追求和向往。在物乏人贫的时代，我们都曾靠梦想支撑起人生的精神家园，而如今，物质丰富了，生活改善了，我们的梦想在哪里？我想这才是这部作品带给我们的现实意义，也是作者留给我们的一份感动。

《黄梅梦》是熊延玲成功作品之一。很多人对这部作品的故事和技巧大加赞许，但我认为这部作品的成功更主要体现在对人物的塑造方面。文中这样写道：“母亲用七仙女的腔调念白：‘俺家丫头有了文化，就能到安庆唱黄梅戏了！’”生活语言用念白，这种叙述张力很强，给了我们想象的空间，也把一个痴迷黄梅戏的母亲形象送入我们眼帘，同时营造的环境也把一个“谜”丢给了读者。一篇小说语言活了，人物形象鲜明了，作品就基本成功了，这是我对小说的理解，也是我坚持精彩的故事并不一定能成就一篇好小说的理由。同时作品的主题思想通过人物的刻画来表达，内涵就会更加丰富，使得对人物的感悟远比用故事或叙述说理更加感染人。

在熊延玲的作品里，栩栩如生人物形象的还有《王麻子来了》中的王麻子。在她刻画的众多人物中，我比较偏爱这篇作品中的王麻子。一是这篇作品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二是人物的现实感和亲和力非常强烈，三是它的叙事的质朴。在这篇作品里，作者把一个山乡货郎和一位寡妇的情感经历或者说偷情描写嵌入了时代，人物刻画淋漓尽致，惟妙惟肖，语言也极富张力，鞭挞了封建迷信思想在乡村对人性的桎梏。作品时空跨度很大，但结构依然紧凑，过渡自然，表现了很深的创作功底。只是感觉结尾不甚理想，影响了整体美感和高度，但瑕不掩瑜，我仍然很喜欢这篇作品。

毋庸置疑，文学即人学。在诸多艺术形式中，小说是关注人性美与丑、善与恶最多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所以，情感的揭示和对人性的开掘，是小说创作永恒的主题。在熊延玲的所有作品里，我们都能感受到她对这一认识的解读。特别是小小说这种文体，在有限的文字空间里，既要短小精悍，又要表达深刻，没有很好的语言驾驭能力，没有结构的灵巧意识，没有人本主义的关注，是很难写出一篇好作品的。《江矮子》《枫叶红了》《玫瑰梦》《院长亲戚李小民》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作者对一些社会现象和小人物命运的关注。在这些作品里，或平庸中现光彩，或世俗中争命运，

或是悲情，或是陷落，她对生活感悟的丰富性很好地在作品中得到表现。

《兰痴》《兰心》是人性开掘比较精彩，也是情节处理比较巧妙的两篇，可以看出这两部作品是姊妹篇，或者作者想把她写成系列或长一些的文本，但依然独立成文。柱子痴爱兰花，在情感与金钱发生冲突时，柱子把情感看得比金钱更加重要，因此，他把兰花羽化为自己情感世界的最高境界。他爱花如命，所以认为爱兰花的女人，就一定会真正爱自己，这迂腐造成的冲突看似荒谬又不可理喻，却富有深刻的道理，潜藏于主人公的意识里，但最终他认为的最爱只是换一种手段表达了对金钱的崇拜，患得患失，柱子的梦破灭了吗？这个有趣而又让我们啼笑皆非的故事，通过柱子和他的前后两个女友的描述，使我们看到了芸芸众生相，它揭示了现实的残酷性，和情感在金钱面前的微不足道。我看完这两篇作品会心地笑了，作品对人物心理把握得不错，春兰的意外之举细想却也在情理之中了，或许原本就是柱子错了，一段并无波澜的情感涟漪在结尾演绎得波涛汹涌了。

熊延玲的作品多以乡土题材见长，语言质朴，富有地域特色，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于平凡中抒写人间真情，于平静中点拨人生真谛，感染力很强。当然，在书稿中也可看出，她还把创作的触角延伸到了其它领域，如她熟悉的教育题材，《老师，我想亲你一下》《进步奖》等，都是不错的篇目。她也写都市风情，如《雁儿》《想你是一种美》《勾人心魄的背影》等。在这些题材里，她都表现出了极为娴熟的写作技巧，和对小小说体裁的驾驭能力。

熊延玲是个充满梦想的女子，也是一个对生活有着无限憧憬的女作家。无论是生活中的她，还是作品里的“她”，我们无处不见这种“梦”的影子。有梦想的人才会有理想，所以，熊延玲又是个有理想的女作家，她在生活中纯真，在创作中梦想，一步一步迈向她心目中向往的美好生活。写到此，我又想到了她创办的那个“梦飞教育培训学校”，仿佛又见到了孩子们一张张纯真的笑脸，那是她梦想的延续和归真。因此，她的梦想不是虚无缥缈的，她把生活羽化成了梦想的翅膀，渴望在未来的天空里展翅翱翔！

目 录

第一辑：乡土情结

黄梅梦	2
王麻子来了	5
父亲的心事	8
兰痴	11
兰心	14
兰殇	17
枫叶红了	20
治病	23
“江矮子”	26
私奔归来	29
背阴的温情	32
李婶的白发	35
电话两头	38
回乡	41
洁白的床单	43
金屋里的百灵鸟	45
退亲	47

第二辑：爱情方舟

玫瑰梦	50
歌星梦	53
白牡丹，红牡丹	56
平行线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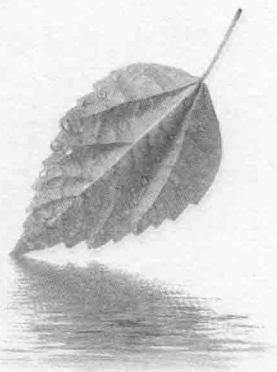




面临离婚的女人	61
一起赏月去	63
婚后长别	68
爱情在哪里	70
斗 嘴	72
雁 儿	74
白荷绿叶	77
白玫瑰	80
家里家外	83
想你是一种美	85
登 山	88
丰盛的晚餐	90
勾人心魄的背影	92
今冬，飘着春雨	94
迟到的新郎	97
黄昏美梦	99
接嫂子	101
结婚纪念日	103
书为媒	105

第三辑：浮萍人生

我跟你们乡下人两样	108
会四种语言的女子	110
证 据	112
风雨过后	114
杯子碎了	116
给自己过节	118
满 月	121
幸福的产妇	123
一份遗书	125
古小月的年夜饭	127
募 捐	129
面 试	131



第四辑：校园春秋

肩挎电脑的男子	134
藏在心里的秘密	136
老师，我想亲你一下	138
进步奖	140
冤家家长	142
忽然一亮的目光	145
家 访	147

第五辑：阴差阳错

撒谎专家	150
生日快乐	152
书香烦人	155
青春港湾	158

第六辑：人间万象

红色羽绒服	162
装满信赖的邮件	165
心 震	167
喂，等一下再走	169
不见不散	172
停 电	174
人性化服务	176
“三八”妇女节	178
广场舞师	181
借 钱	183
一斤鸡蛋值千斤	185
院长亲戚李小民	187
馈 赠	189
师 傅	191

后 记	193
-----------	-----



第一辑

乡土情结

黄梅梦

王麻子来了

父亲的心事

兰痴

兰心

兰殇

枫叶红了

治病

“江矮子”

私奔归来

背阴的温情

李婶的白发

电话两头

回乡

洁白的床单

金屋里的百灵鸟

退亲



黄梅梦

母亲爱唱黄梅戏。听过的人都说，七仙女飘飘荡荡下凡来了。

母亲爱做黄梅梦。梦里，母亲穿着戏服，在剧团的舞台上和王少舫演《天仙配》。袖子长长的，飘飘的，在她手中舞动。母亲唱一句，王少舫对一句，最后，母亲和王少舫并肩合唱时，两条长袖挽在一起，另两条长袖舞成展翅要飞的样子。母亲辨不清那城市是不是安庆，但她认定，有黄梅剧团的地方，有王少舫的地方，就是安庆。

醒来，母亲独坐在小红箱子旁发呆。小红箱子是母亲的陪嫁，从来没见过打开过。之后，母亲一遍遍像梦里那样和自己对唱。王少舫唱的那部分，她自己扮成男腔代替了。唱的时候，母亲还得挖地锄草，还得喂猪养羊。但，母亲不会叹息，母亲指望她的丫头，也就是梅，来实现她的梦想。

很小的时候，母亲唱什么，梅都学得会，学得像。母亲乐坏了，乐坏了的母亲跟山里人不一样了。人家的丫头，念完小学就跟在娘屁股后面下地上山，母亲却一门心思让梅读初中；人家的丫头，长到十四五岁，早早定了亲，农闲时坐在娘身边做嫁鞋织毛衣，母亲却整天为梅的学费东奔西走。

父亲急得直跺脚：“丫头大了是人家人，哪有闲钱去念书！”母亲用织女的腔调念白：“俺家丫头有了文化，就能到安庆唱黄梅戏了！”父亲恼得直捶胸：“书又不能当饭吃，读书有什么用！”母亲又用织女的腔调念白：“读书怎么没有用？我要不是不识字，早到安庆唱黄梅戏了！”母亲的这些念白，被父亲笑话了很多年，被乡人笑话了很多年。

母亲常常独坐在小红箱子旁发呆。

梅一天天长大，周围的人都说梅黄梅戏唱得比母亲强。还有一点比母亲强的是，梅有许多在校表演的机会。

每次梅表演，母亲无论多忙，都要收拾得利利索索，抽时间去看。一路上，遇着熟人，不等人家问，母亲笑着告诉人家，她是去看自家丫头表演黄梅戏的！人家笑笑，没吱声，走了。母亲生怕人家没听清，又回头大声重复一遍。

但是，梅没能实现母亲的梦想。这期间，母亲也为梅报考安庆黄梅剧团打算过，可母亲不知道怎么让梅去考，更没有筹齐去安庆的路费。

打工的潮流把梅卷到特区去唱歌。母亲没有拦梅。走的那天，母亲一直送梅到十里以外的山脚下。临别，母亲哭了：“鬼丫头，出去后，只唱俺家乡的黄梅戏！啊？”梅点点头。母亲攥紧梅的手。一千个一万个不放心，全在梅的掌心里。她松开梅的手时，有了新主张，笑了：“等出去挣够了学费，就回来，妈带你去考安庆黄梅剧团！”梅又点点头。

梅在特区，一唱就是十一年。这是梅第一次回来看母亲。

梅和母亲来安庆，是因为母亲得了绝症，连腰都直不起来了，她自己坚决要求到安庆来治。住了几天院，母亲能下地了，硬要梅带她去安庆黄梅剧团。

那天，母亲头发梳得光光的，穿得新新的，脸颊红红的，什么病也没有一样。母亲看到了马兰和黄新德主演的《龙女》！走出剧院的那刻，母亲哭了，哭够了，叹一口气：“台上唱戏的，要是俺丫头，多好！”

第二天，母亲执意要出院回家，她说她的病已经好了。

母亲一到家，就让梅唱段黄梅戏给她听。梅张了几次口，一个字也没想起来。母亲起了几个头，梅还是一个字也没唱出来。母亲哪里知道，在特区，梅除了唱流行歌曲，跳劲舞，连半句黄梅戏也没唱过！

母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沉默了很久，突然让梅打开她的红箱子。

满满一箱子花花绿绿的戏服！

母亲仔仔细细地穿戏服，戴头饰，化妆。断断续续十分投入地唱：“……我问天上弯弯月，谁能好过我牛郎哥……我问欢唱清溪水，谁能和我赛喜歌？”拐弯处，腔调婉转不起来了；高音时，气也连贯不上了。转身，抬头，扭腰，迈步，母亲都做得极其吃力。

但，这时的母亲，仍像飘飘荡荡下凡来的织女。



母亲扶着梅，弯腰从红箱子里拿出一个绿色的花布包，一层一层打开来。

发黄的纸，包着发黄的黑白照片。纸上写着：“秀英，你要有文化，我就能带你进安庆黄梅剧团了……临别，送你一套戏服……”那字，是梅见过的最漂亮的字！照片上穿着戏服的后生，像极了年轻时的王少舫。



王麻子来了

天像一只倒过来的银盆，扣在高高的青山上。一条路，过河的蚯蚓一样，从草屋的门槛，一路弯到对面的坡顶上，看不见了。太阳到中午才从山那边露出半个脸。

几个孩子用袖头抹着鼻涕，唱着歌谣：“茅草窝窝，架个鼎锅。猫崽吃饭，老鼠唱歌。唱个什么歌，唱个山外麻大哥。他在外面做什么？他在外面讨老婆。”

突然，小兵不唱了，撒开双腿，一路欢叫着：“娘，王麻子来啦！娘，王麻子来啦！”

黄婶正在蒸山芋，听到小兵的叫声，心无由来地一阵慌乱，烧红了的火钳烙在布鞋上都不知道。

“娘，王麻子来啦！娘，王麻子来啦！快找鸡毛鸡胗牙膏皮换东西！”所有的孩子都叫着涌进来了。

黄婶从破絮下拿出个破布包，打开，一样一样取出里面的东西，放在唯一的一件家具——饭桌上。

“张大武，张二武，这两把花鸡毛给你们，拿去换弹弓。”

“李大花，李二花，这两块鸡胗皮给你们，拿去扯红头绳。”

“洪大兵，洪小兵，这两个牙膏皮给你们，拿去换糖吃。”

“噢——！”孩子们领了宝贝，一窝蜂似的奔向稻场。

王麻子的货郎担子已放在那里。王麻子并不急着做买卖，扭头高喊：

“小兵娘，在家吗？不端个凳子我坐？”斜着眼睛朝屋里看。

黄婶没吱声，闪着一双紫葡萄似的眼睛，抬手理理梳得光溜溜的辫子，





搬张小凳子，解下围裙擦了擦，放在王麻子屁股下面，笑盈盈地站在他身后。

王麻子开始和孩子们交换东西。

吃饭的时候，王麻子没走。他一口气吃了八个山芋，不住地夸黄婶蒸的山芋甜。黄婶扭过头，满月似的脸上燃起一片片红云。

两个闺女忙着用红头绳扎辫子，四个小子早已疯得没了踪影。黄婶坐在稻场上纳鞋底，她借着针在头上擦的当儿，眼睛瞟着王麻子那高大健壮的身板，挑着货郎担子，一点点变小，最后再也看不见了。她轻轻叹了一口气。

晚上，黄婶让大花二花睡到西屋的大床上去。大花二花不愿意，撅着嘴：“娘，你每回给我们买了红头绳，就不带我们睡了。和男孩子睡，羞死了！”黄婶扬起巴掌，并没有落下来，只是脸一虎：“鬼女子，还没两尺高，就知道羞了！”

孩子们香香地进入梦乡里，嘴角挂着甜甜的笑，想必梦里还在玩耍或者照镜子哩。

黄婶的窗子有人在轻拍。黄婶掂着脚尖，轻轻打开门。王麻子猫一样轻身闪进来。

被窝被黄婶焐得热乎乎的，王麻子冰凉的身子一会儿就变成一团火。

“这回来，我就不走了，明天，咱去打结婚证吧。”

“……”

“你怕我虐待孩子，是吧？我打了半辈子光棍，捡了一群儿女，高兴都来不及哩。”

“不说了，睡吧。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她把脸埋进他宽厚的胸膛。

“咱这样偷偷摸摸也不是办法，人家会把你的脊梁骨戳断的！”

“别说了……”黄婶的泪，春天的小溪一样，漫过王麻子宽阔的胸膛。

“好，好，我不说了……”他紧紧搂住怀里的女人。

东方发白，王麻子从怀里掏出一把毛票，塞在枕头下面：“这些钱给你和孩子们买身过年的衣服。天塌下来，有我！”

王麻子挑起货郎担子，走了。不久又挑着货郎担子，来了。来了又走，走了又来。

黄婶和王麻子的事被队里人知道了，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进山里的每一间茅屋。一时间，黄婶走到哪里，前面都有唾沫星子溅到她脸上，后面都有手指指点点。黄婶不敢轻易出门，走路不敢抬头。王麻子挑着货郎担子，一路小跑，下山来了。他定定地望着黄婶：“这次不把结婚证办了，

我就不走了！”黄婶摇摇头，不说话，只把泪脸埋进王麻子那宽阔的胸膛。王麻子抱得黄婶散了架一样生疼。

孩子懂事了，听到别人的闲话，觉得没脸见人，整天不理黄婶，再也不叫她娘。黄婶一个人偷偷流泪。王麻子挑着货郎担子，心事重重，下山来了。他黑着脸说：“你是嫌我麻子脸，配不上你这个碗面子？”黄婶摇摇头，不说话，只把泪脸埋进王麻子那宽阔的胸膛。王麻子抱得黄婶喘不过气来。

孩子们都独立了，也到了婚嫁的年龄，一个也没找到对象。外人都嫌黄婶名声不好。孩子们一个个和黄婶断绝了关系。黄婶一个人偷偷流泪。王麻子挑着货郎担子，呼哧呼哧，下山来了。他颤颤巍巍地说：“再不同意打结婚证的话，我再也不来了！”黄婶不说话，无力地摇着头，只把泪脸埋进王麻子那宽阔的胸膛。王麻子无助地抱着怀里的女人。

黄婶临终时，王麻子再也挑不动货郎担子。他背着手，弯着腰，下山来了。脸上的沟沟壑壑里，爬满了浑浊的泪。他双手握着黄婶干柴一样的手，泣不成声：“咱怎么就不能去打结婚证呢？”黄婶舒展满脸枯菊一样的皱纹，欣慰地笑了：“我是克夫的命，克死过三个男人。要是听你的，恐怕早见不到你了……”

天像一只倒过来的银盆，扣在高高的青山上。离黄昏还早，太阳就下到山那边去了。





父亲的心事

接到大姐“爸又病重了”的电话，立乡撂下公司里一大堆事，马不停蹄地往家赶。下了火车乘汽车，下了汽车又坐小船，颠簸了两天两夜，总算赶到了松掩竹映的乡村小医院。

姐姐姐夫外甥外甥女都在。父亲双眼紧闭，鼻孔里插着氧气管，瘦成麻秆一样的手腕上扎着针。立乡忍了一路的泪珠子，怎么也止不住，吧嗒吧嗒落下来。他轻轻握住父亲干柴一样的手，蹲在床头，附在父亲耳边颤声说，爸——，我回来了。父亲苍白干裂的嘴唇，蠕动了半天，发出呜呜的声响，听不清说什么。父亲吃力地睁开眼，认出儿子立乡来，顿时吃了仙丹一样，两眼放亮。父亲看了儿子一会儿，累了，闭上眼睛，喉咙里一阵呼噜呼噜响。

屋里死一般静寂，大家都知道，父亲的最后时刻到了。

在这以前的几天几夜里，父亲一直含糊不清地叫着立乡的名字。这下，立乡回来了，他该闭上眼睛，放心地走了。但，父亲没有走，半夜里，他又回醒过来了！睁开眼睛的父亲，伸手就去拽腕上的针。立乡一把抓住父亲的手，含着泪花低声喊，爸——！父亲静静地望着立乡，有气无力地责怪着，乡啊……怎么才回来……

父亲又伸手要拽腕上的针。儿女们不依父亲，医生也就不依父亲。父亲被迫在医院打针吃药。父亲气色一天比一天好看，然而，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眼神一天比一天暗淡，叹息一天比一天悠长。

立乡一刻不离地陪在床前，跟父亲找话说。